



凤凰教育书系

倪江 / 著

自由
自由
自由
鉴赏
教学
阅读

理想语文

——自由阅读与教学

倪江 / 著

自由阅读
自由教学
自由鉴赏

理想语文

——自由阅读与教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语文：自由阅读与教学 / 倪江著.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537-2203-0

I. ①理… II. ①倪… III. ①语文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5870号

理想语文——自由阅读与教学

著 者 倪 江
责任编辑 傅 昕
责任校对 郝慧华
责任监制 曹叶平 周雅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座，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pspress.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如皋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25 000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7-2203-0
定 价 3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自序

我在来到杭州外国语学校之前，一直想的问题是：语文对于一个学生有什么用？而现在，我经常想的问题是：语文对于一个学生的生命而言，是一种什么存在？

然而语文首先是我生命里的一种存在，语文使我遇到了一群人。

我非常享受现在这样的环境：我跟郭初阳有过短短几年的同事关系，一同做过不少“忤逆”之事，尽管郭初阳后来离开体制，走上了“独立教师”之路，体制内的我们跟他还是有许多联系；我早年认识的郑敏锋辞去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职务来这里做单纯的语文教师，时不时相互以旧体诗酬唱；我还遇到了我大学里名闻海内外的名教授、古典文学老师黄灵庚先生的儿子黄昊，他的国学功底和现代意识令人钦佩；还有跟我一样脱去自己初次从教之地的各种光环而投身这片群山环绕的校园的杨文玫老师，一头扎进文字学中的他颇有“夫子”之风，我总能时时受教。蕙质兰心的特级教师邱才妹老师，颇具名师风范的章路平老师，执著热忱的屠美玲老师，热情严谨的李燕老师，幽默宽怀的唐玉娣老师，快思如风的程东文老师，阳光四射的李芳老师，沉静内秀的楼佳钰老师，以及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我无法历数他们给我的影响，每位老师鲜明的个性和绝不妥协的语文追求，让我深感自己身在福地。

我也没有忘怀浙江省语文特级教师朱昌元、胡勤、褚树荣等等一串长长的名字。

朱昌元老师最早把我带入到语文的境界中，我仍然无法忘怀他带着我去昆明参加一场全国教学比赛的情景，他每去一地都携书而归，他的这个习惯如今也成了我的习惯。以严谨、细密著称的他曾严厉批评过我在比赛中写错笔顺的“硬伤”，我学会了在每次完成任务时以诚惶诚恐之心面对。

被浙江省语文界亲切地称为“胡司令”的省教研员胡勤老师，是杭外语文的坚定支持者。他不遗余力地在所有场合为杭外语文鼓吹与呼吁，为杭外语

文辩护。他也为杭外语文挑刺，他是语文界“潮人”，前卫的理念、宏阔的视野，常常使得许多语文老师唯恐追之不及。而我私下里揣度，大概他在杭外最能找到知音吧，这里有一大群不安分守己的语文教师。

我很早认识褚树荣老师，如今他在宁波，一年到头少有见面机会，却神交已久，十几年前听他的讲座，就有如沐春风之感。奇怪的是，我们一旦在某些场合碰面，就能碰撞出火花，就能够有共鸣。如是，夫复何求？

还有一个今天浙江语文界已然陌生的名字——管瑶，尽管如今她已经不在语文界。她在嘉兴的一次全省观摩课活动中“发现”了我，把我带到了语文的更高的平台。我仍清晰记得她爽朗的笑声和不可思议的酒量与豪气。

当然还有我的学生。

我不止一次说正是杭外学子纠正了我习惯性的某些偏误。我的学生里有通读过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名作《追忆逝水年华》的正阳，有把我的一本书《荒诞派戏剧》翻看得“体无完肤”的“熊”，有在高三面临升学压力却狂看多丽丝·莱辛名作《金色笔记》的颖之，还有毕业之后还向我借老版的《伯尔短篇小说集》并为我刻了一方藏书章的雨曦，把我关于赫塔·米勒的《风中绿李》的评感推介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刊的少羿，还有从海外为我带回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的两位学生……书事苍茫，却总有那么些细节沉淀在记忆深处。即便是现在的学生，狂看村上春树的所有小说并撰写了长篇评述作品的姜，向我询问艾略特《荒原》作品深意的周，深得读书之趣且善于融会贯通的钟，古典情怀与现代观念完美融合的夏，纵论“乌托邦”历史的杜，应试题目和深邃人文问题两不误的金，时不时蹦出几个英文单词来解决孔子最深邃学问的倪，坚信科学主义的科学拜物教“信徒”沈，等等等等，我无法尽数跟语文阅读和语文课程有关的所有细节，他们的才华构成了我的语文课程的所有幸福。我深感自己幸福，同时我也经常为自己的教学设计有时远离这种幸福而备感沮丧。

我不是“老杭外”，其实所有学生都是“新杭外”，师生却深深浸淫于一种传统之中，这个传统让语文教师可以坦然面对语文的教学本质，可以清醒地认知被当下“语文界”混淆和迷糊了的一切。在这里，师生们深深感受到上杭外的语文课是“幸福”的。

怎样的语文才是有趣的？怎样的语文是我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浸淫其中的？一个语文教师有时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评判语文教学：如果语文和个体生命的成长联系在一起，如果语文与规训成性、谎言连篇的格式化的世界绝缘，如果语文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浸润过程，这样的语文才可能是真的语文。每个孩子

都有热爱表达和使用语言的天性，他们在人们视界中所感受到的“成长”，首先是语言的成长。没有任何一种兴奋可以跟听到孩子刚刚发音说话时的兴奋相提并论，也没有任何一种沮丧比得上看到一个孩子沉默不语。

语文很有可能恰恰成为一种禁锢的工具，孩子们从语文那里得到的，不是天性的自然释放，而是规则的铁面，是矫情的脂粉。语文首先是跟生命体验在一起的，然后才是跟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我们经常颠倒这个顺序。

生命的本质是自由。

当我们以各种理由剥夺孩子热爱阅读、热爱游戏、热爱表达的天性时，我们自己就成了暴君。

很惭愧，我做过这样的暴君。

以教师的职责为借口，我禁过书，逼迫过学生，追逐过分数。我把语文当成过另外一种工具：我以为孩子们需要的是分数，或者说跟分数联系在一起的“远大前程”。我一度决心奉献于这项“伟大”的事业。直到我看到电视媒体上有些学校的学生在毕业之际将所有的复习资料付之一炬，包括语文书。

我学会了一种简单的判断标准：一所学校，当学生把自己中学读过的书小心地珍藏起来，这样的学校的教育和教学一定是对的。

语文可能不一定是教会学生热爱阅读的唯一学科，但却肯定是最重要的一门学科。没有经过真实的、真正的语文的熏陶的学生，必然是面目可憎的一群。

真的语文教师很可能是一群书痴，他们把读书当成了终身的功课，而且这还是一群认死理的语文教师：他们不会屈从，不会和稀泥，不会媚俗，不会顺从尊长意志，他们只认语文的死理——语文是让人幸福起来的一门学科，是让生命敞亮起来的一门学科。他们和学生一起分享读书的体验，一起追逐新上市的文学作品，一起玩语文游戏，一起面对那些人神共愤的事件，一起品味汉诗、汉文之美。从本质上领悟了汉语之美、文学之美的语文教师，不会把语言当作压榨分数的工具，不会让语言成为一种折磨神经的手段，他总是积极地设计各种触摸语言和生命的教学样式，他在课堂里坚守经典阅读、经典文化的价值，他也绝不回避景观社会中各种视像化、娱乐化的、拜金化的所谓亚文化、次生文化。生命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有不变的本质，而这一切几千年前的先贤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试图解码，解构，而后重构。

这些实验和建构，我试图都将其融入在一本书里。

我们，而不是我，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主角。语文关乎个体生命的尊严和成长，关乎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以一种什么样的心灵立世。

最后，我要以十二万分的诚意，感谢“凤凰颐合”人，正是他们最具专业态度的工作，使得这本可能在有些人眼里有些“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小书得以面世。无他，以一首特朗斯特罗姆的小诗收束：

我在床上睡去
在船头波浪里醒来

这是凌晨四点
生活刮干的骨头
在做冰冷的交际

我在燕子中睡去
我在老鹰中醒来。^①

倪江 于家中

2013.6.23

① 《冬天的程式（之一）》，李笠译。

目 录



第一章 寻找存在的家



第一节 自由阅读 / 002

- 1.1.1 阅读在“地下” / 002
- 1.1.2 高考阅读是“三无”阅读 / 008
- 1.1.3 今天哪些教师还在阅读? / 009
- 1.1.4 寻找自由的孔隙 / 011



第二节 这些年，我们追随过的书单 / 016

- 1.2.1 从图书到电影 / 016
- 1.2.2 “正典”之音 / 021
- 1.2.3 私人阅读 / 026
- 1.2.4 我们的书单 / 030



第三节 思想的跑马场 / 061

- 1.3.1 经典是一道窄门 / 061
- 1.3.2 书之正当性 / 080
- 1.3.3 内心流亡 / 082
- 1.3.4 中学生之学术自由 / 085



第四节 抵制与宽容 / 090

- 1.4.1 大狗小狗谁在叫? / 090
- 1.4.2 读点超越年龄的书! / 092
- 1.4.3 必读书目与选读书目 / 095
- 1.4.4 中国书VS外国书 / 098



第二章 教学——走向自由的天空



第一节 面向私人的语文 / 106

- 2.1.1 语文之“私” / 106
- 2.1.2 语文教学的惩戒与规训 / 109
- 2.1.3 语言的禁忌 / 116
- 2.1.4 自由的言说 / 123



第二节 多元主义 / 130

- 2.2.1 多元文化传统 / 130
- 2.2.2 儒学之现代性困境 / 135
- 2.2.3 身份认同 / 140
- 2.2.4 当代文学之现代性 / 143



第三节 语言的秘密 / 147

- 2.3.1 互文性与语文 / 147
- 2.3.2 嵌入式课程 / 153
- 2.3.3 “少慢差费”之误诊 / 155
- 2.3.4 语言是一种符咒 / 157



第四节 “理想语文”的建构 / 168

- 2.4.1 语文教师是不是骗子? / 168
- 2.4.2 “父权语文”和“自由语文” / 171
- 2.4.3 “自由语文”写作教学案例 / 173
- 2.4.4 和语言生活在一起 / 182



第三章 “捕风捉影”的语文



第一节 我们为什么要看电影? / 190

3.1.1 中学生离电影有多近? / 190

3.1.2 在内心重建言语 / 194

3.1.3 电影与文学是亲家 / 196

3.1.4 当代中国电影进入课堂的理由 / 201



第二节 我们看过的那些电影 / 207

3.2.1 那些沉淀着的光影 / 207

3.2.2 电影的谱系 / 217

3.2.3 电影人文之思 / 253

3.2.4 小众与边缘 / 259



第三节 自由的天敌 / 262

3.3.1 与“大众文化”共生的一代 / 262

3.3.2 好莱坞关上了一扇窗抗拒大众化影像 / 264

3.3.3 电影传播之秘径 / 269

3.3.4 批判与皈依 / 273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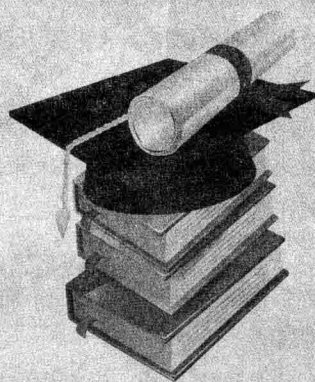
寻找存在的家

在一个句子里寻找我的家

简明的句子

仿佛锤子敲击在金属上。

——（波兰）切·米沃什《寻找我的家》





第一节 自由阅读

1.1.1 阅读在“地下”

我坚信，每一个孩子天生热爱阅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将“湖泊”比作“地球的窗户”（《半完成的天空》），而阅读不妨可以理解成是人类的窗户。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阅读，正是米沃什所说的“在一个句子里寻找我的家”，我们在阅读里听到金属的声响，叮叮当当，灵魂在这里发出尖锐而低沉的呼叫。

读书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最崇尚的事，倪文节公曰：“松声，涧声，山禽声，夜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者也，而读书声为最。”说的是读书的雅趣超越一切修为。跟孩子讲“读书声为最”，不免有些高调，而跟孩子说书的妙处，其实没有一个孩子不“见书眼开”的。民国老教材《开明国语课本》《大家开店》曰：

大家开店。大文的姐姐开米店。大文的妹妹开布店。大文的弟弟开打铁店。小云的姐姐开裁缝店。小云的妹妹开玩具店。小云说：“没有人开书店，我来开书店吧。”

民国小学初级课程童心荡漾的文字，用的是孩子的口吻，开书店是何等有趣、何等可以满足自尊心的事情。

不过更喜欢开“书店”的是语文教师，没有语文教师不将阅读视为提升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的重要一环甚至是关键一环的，文字浸润、文字感悟之于一个人“语文面目”形成的意义，恰如甘霖之于旱地，绿洲之于沙漠的意义。语



文学习总是从热爱阅读开始的，也以热爱阅读终。

然而，阅读和语文的关系远比不上阅读与人生的关系。叶圣陶和夏丏尊先生在1924年前后受民国政府教育部委托，通过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中学生发表了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演讲，其中的不少见解到今天仍然可以视为“常识”，而在梁文道所谓“常识稀缺”的当下，却可当作真知灼见。两位先生积极推进中学生阅读，其中在课外书的阅读上，见解略同，我在此不避烦冗，引述叶圣陶先生在《中学生课外读物的商讨（第二讲）》中的某些片断：

我知道现在各地的中等学校里，对于学生阅读课外读物大体是鼓励的；但是同时往往指定某一些读物，加以取缔，不准学生阅读。那些被取缔的读物是什么东西呢？多数是暴露现实的作品，以及关于政治经济的叙述和评论。学校当局作这种措置，我们当然承认他们的善意和苦衷；他们无非是要学生思想纯正，感情平和，不准偏激震荡的东西所扰乱，而那些被取缔的读物，正是他们认为偏激震荡的东西。可是从学生方面说，对于发生在周围的事象和议论，最重要的是具有透澈的识别力；什么事象应该怎么看法，怎么应付，什么议论应该赞同，还是应该反对，凭着透澈的识别力，就可以自己决定。专取躲避的态度是不行的。……假定没有这种措置，无论什么读物，都让学生自由阅读，同时却给学生作平正通达的指导，使学生的识别力渐渐地正确起来，坚强起来：这样锻炼的结果，学生将达到能够自动地批判一切读物的境界，即使遇到了偏激震荡的东西，也不会被它所扰乱。而且，这样锻炼得来的识别力不但在学生时代有用，简直可以终身受用不尽。至于学生这方面，应该知道一切读物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阅读固然要认真，但尤其重要的是能够抱一种批判的态度；不加批判，而只顾“照单全收”，那绝对不是妥当的读书方法。

在我们看来，“平正通达”并非折中混沌，而是理性宽容的姿态，或者是现代公民的心态。形成这种现代心态的重要途径，一是“自由”，二是“批判”，前者方得阅读至乐，后者则是形成独立自我的不二法门。借叶圣陶先生上个世纪的言论，任何一个有“识别力”的语文教师都会发现，历史似乎跟我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取缔”的事，我们今天明里暗里仍然存在，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阅读”在应试教育、陈旧观念、商业化压





力下，常付阙如。

借此观察我们当下的语文教育现状，可以说很难达到合格的标准。笔者引述一位中学生的喟叹如下：

在难得的寒假闲暇，我忽然惊觉已很久没读过一本完整的书，写过一篇像样的文章了。

这是从何时起的？然而，我的记忆模糊了。

我的脑海已经被“高考”填满了，时间也被“习题大全”之类强占了。时常握在手中的，不再是《诗经》或《宽容》或《梦的解析》，而是一沓沓的练习簿和卷子；洋洋洒洒落在纸张上的文字，也不是随着斑驳的阳光偶然闯入内心的朦胧思绪，而是写到乏力的试题答案。

连寒假也被作业填满了，我只能翻翻有限的书页，看着躺在手中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自觉也有种将要散于空气中的无力感。

我在遗忘对文字、对书本的热爱。犹记得高一语文课学古诗《孔雀东南飞》的场景。被称为“古今第一首长诗”的它自然字数不少，当语文老师发出“不考所以不必背”的告知后，在座的同学长吁一口气，拍着胸脯一副劫后余生的轻松快意，感叹着“太好了”“吓死我了”。

然而，我只觉苦涩蔓延在身体的各个角落。这就是我们的选择：一切取舍都因考试范围而定。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学好知识，考个高分，上好大学，找好工作。在我们班的一次主题班会上，每一个人被要求写出自己的理想，然后将其贴在“理想墙”上。只见贴满墙壁的基本上都是同一种句式——我要考上××××大学。

“你现在怎么怎么样，今后才能怎么怎么样”，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教诲。当阅读的有限书本是为了应对考试，当写作文有了固定的套路，当一篇文章只有唯一的理解，我们学到的似乎全是“有用”的东西，而思维却变得愈发“单纯”，不会思考什么文化的内涵，更不会探寻个人对于民族、国家的责任。

我无数次庆幸自己体验过阅读的魅力。读书时，我会思索文字背后的情感，从一开始的不解到后来的共鸣。这种转变我并不能说清



楚，就好似原来一直有一团云雾遮在眼前，我只能模模糊糊瞥见一个轮廓。然后某一天，那雾散开了，我看到的令我惊艳。譬如那一夜，我望着窗外，灯火辉煌的城市近在咫尺，心中不禁盈满了感动。那是因为我读到了这样的诗句：“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我想象着灯火温暖处微笑着的人们，想象着他们的幸福，我自己也感到快乐。

然而，这样的时刻太少。老师被升学率追赶，学生被做不完的习题追赶，我们都被分数追得喘不过气来。只有放弃阅读，埋首题海，仿佛才离“有希望”的未来近一点。但内心总会响起另外一个声音，总会对自由阅读的生活心怀向往……^①

从叶圣陶的忠告，到当下中学生的喟叹，历史的吊诡令语文人困惑不已。我们处在一个出版物爆炸的时代，而我们的学生却又处在不自由的阅读状态里。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学生，他是一个理科高材生，父母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他参加全国奥赛获得保送资格。开家长会前，他前来“谆谆告诫”老师千万不要告诉家长他正在偷偷地读老庄的书，他说如果家长知道，他的书会被没收，会受到严厉斥责。还有一位家长购置了老师推荐书目上的几乎所有书籍，然后跟自己的孩子说：“你先把高考对付过去，反正这些书都是你的，将来有的是时间看！”

“取缔”阅读正是当下语文教师所面对的困境。“取缔”阅读的理由和境况五花八门：

有些“取缔”来自家长，他们以为读书会“扰乱”孩子的心灵，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单纯单纯地应试、考试，似乎如此便万事大吉。

有些“取缔”来自教师，会有许多其他教师将课外读物视为洪水猛兽，他们认为这些书是所谓“闲书”，是无功于考试和升学的。在他们眼里，教科书和参考书才是所谓“正道”。不幸的是，有些语文教师亦作如是观。

有些“取缔”来自学校，在甚嚣尘上的应试教育机制下，转动的齿轮可能会被“读书”这颗砂砾硌住，因此，清除砂砾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有些“取缔”来自市场运作机制，在看似出版物爆炸的时代，真正能够

^①作者系原北京交大附中高二学生，该文原刊载于《中国教育报》2012年3月5日第9版。

给中学生以深刻思想启迪的、人文教化的精品并不多。市场悄悄地“取缔”了许多“边缘”“不合时宜”“危险”“非主流”的书籍。真正的好书应该如北岛所言，恰恰与时代和社会保持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保留了一种批判的、审视的、冷静的、反思的姿态，而与煽风点火、恶意扭曲、曲意逢迎、卑躬屈膝完全相左。这种“紧张”是几千年来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遗留下的优良传统，也是近代西学东渐后知识分子从时代大潮中获得的一种新的人格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持对流行读物和畅销书籍的距离和“紧张”关系，亦是自由阅读的必要内核之一，叔本华非常反对“贪图金钱、企求官职而写作”“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以骗钱为目的”的“坏书”，而不幸的是，以“励志”“功名”为取向的无数书籍，正充斥于我们的图书市场之上。这些书当然完全有出版的自由，却并非是我们需要穷其一生孜孜以求的真正学问。

有时“取缔”来自学生自己，在一个无法自由阅读和视自由阅读为怪物的文化氛围里，在无数有形无形的绳索面前，中学生常常不敢越雷池半步。

关于“自由”，有不下100种定义。“自由阅读”是一种什么样的阅读呢？美国著名学者斯蒂芬·克拉生（Stephen D. Krashen）在其名作《阅读的力量》中给其下了个定义：“自主的阅读（Free Voluntary Reading），简称为FVR。FVR指的是因为想阅读而阅读。对于学龄儿童，FVR不需要写读书报告，不必回答每个章节后的问题，也不用为每个生字查字典。FVR是放弃阅读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再另外找一本喜欢的来读，这种方式是所有具备高语文能力的人经常使用的阅读方法。”

克拉生的“自由阅读”概念近乎“兴趣阅读”，无关功利，更倾向于阅读的行为学特征。而真正的“自由阅读”，就应该包含有叶圣陶先生主张的读被“取缔”的书籍的权利。英国经典自由主义学者密尔在其《论自由》中对来自道德的、政府的、“多数人”的可能的“奴役”保持高度的警惕。他指出：

“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每个人是其自身健康的适当监护者，不论是身体的健康，或者是智力的健康，或者是精神的健康。人类若彼此容忍各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比强迫每人都照其余的人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所获是要较多的。”

孩子们对语言或者文字所觉得的“好”，却常常在成人社会或者习惯体制下被定义成“非法”。例如琼瑶、三毛、古龙、金庸、韩寒、郭敬明等等作品

的阅读，曾经属于课桌下的“地下阅读”。有人戏言“偷看”才形成了真正的语文阅读能力，某种程度上此言不虚。教师的话语霸权常常源自课程的威权色彩，有时也源自教师的刚愎自用和师道尊严，更有时源于所谓的“良心”。实际上教师不经意间扮演了“焚书者”的角色，扑灭学生的“地下阅读”的行为曾经被赋予正义和道德的色彩，而其本质上充满文化专制的余息。如果考察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路，无数作家在 溃围决堤的阅读中获得了思想的巨大力量和语言的深刻启迪，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语言与思想的变革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无数“短命”的被禁期刊成为进步青年的精神启蒙导师，当代朦胧诗肇始于文学青年对“禁书”的“地下阅读”和如火如荼的地下民刊……鲁迅先生在其《野草·序言》中说：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一切文化革新，都经历过地火奔突的过程。青年自然是最切近自由的群体，他们对各种各样的“取缔”有着天然的憎恶和反感。自由宽容的文化才可能创造文化的繁荣，才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化的土壤，才是“自由阅读”的最佳土壤。

“自由阅读”于是有了双重含义：自由地阅读一切法无所禁的读物，阅读关于自由的文本。前者是不受限制的阅读；后者是习得“自由精神”的精髓。没有什么装扮在自由阅读之下不露出原形，没有什么谎言可以持续到自由阅读之后。哪一个读书人的内心深处不珍藏着几本令人醍醐灌顶、轰雷掣电的书？它们构成了读书人人格的重要成分。在一个定制阅读时代，写作逐渐趋于小众化，语言文字的生产和消费逐步开始面向一个个性化的时代，没有一种文字可以一统江山，为大众写作越来越不可能，以“圈子”形式存在的沙龙化写作越来越成为现实。如果教科书可以被视为“公共阅读”的话，课外书阅读大概可以被称为“私人阅读”或者“定制阅读”，我们的教育，为这样的阅读准备好了空间和时间了吗？

事实上，中学语文教材逐步将一些曾经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纳入了教材，例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卡夫卡的《变形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语文教材直面那些曾经被判定为“颓废”“阴暗”“前卫”“不知所云”的作品，正是为学生打开了一个崭新的阅读空间，也是对过往语文教材陈